

“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①

王子今 乔松林

内容提要：“译人”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突出的表现。“译人”们以西域为舞台的活跃表演，成为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汉与匈奴以及西域政权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处理方式的若干特点，也可以因此得以说明。西域“译人”的贡献，亦充实了中国翻译史的早期记录。

关键词：汉代西域 译人 译官 译长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 (2013) 01—0009—07

“译人”即承担语言转译的专门人员，^②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中有突出的表现。“译人”们以西域为舞台的活跃表演，成为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历史语言背景，决定了“译人”作用的重要性。西域多民族文化因匈奴和汉民族的介入而导致的历史变化，通过“译人”的推动而实现。汉与匈奴以及西域政权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处理方式的若干特点，也可以由“译人”的活动得以说明。西域“译人”的贡献，亦充实了中国翻译史的早期记录。

一、西域“重译”现象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诘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

①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项目编号：10XNL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译人”称谓较早见于《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扶余》：“译人传辞，皆跪，手据地窃语。”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841页。应可看作秦汉时期相同身份的共同称谓。

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其中说到北边战事的胜利以及开通西域道路取得的成就“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表现出汉文化向西域扩张的顺利，而西域诸国倾心中原文化的表现，也得以宣传。

有关东汉时期西域历史的文献记述中也可以看到明确的“重译”记录。如《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后汉书·和帝纪》以“论曰”的形式总结“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闻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所谓“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被概括为“通译四万”。李贤注“《西域传》曰‘班超定西域五十余国，皆降服，西至海濒，四万里，皆重译贡献。’”“译”对于中土和西域的联系，曾经发挥了显著的历史文化作用。^①

二、汉朝的“译官”

所谓“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体现“译”服务于汉文化传播的情形。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到中央职官机构设置，可见负责“译”的专职官员“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负责外交与民族事务的“典客”即“大鸿胪”属官有“译官”，应是根据职务需要设置。又“典属国”也有专职译官“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九译令”任职，体现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复杂性。清《历代职官表·礼部会同四译馆》言“四译馆即汉之译官令、九译令，当为周‘象胥’之职。而今之馆卿寔兼此二职者也。”这种“译官”机构，是大一统王朝不能忽略的行政设置。

曾经任“译官令”的周堪身为著名儒学学者，生徒在西汉末年学界和政界都有显赫的影响。^②

匈奴单于来朝，与汉帝的会见有“译”作为对话交流的中介。《汉书·佞幸传·董贤》记载“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这里所谓“译”，应当是“译官”、“九译令”属员。王莽执政，改换匈奴单于印，导致与匈奴关系的激变。《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了这一外交行为的细节“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赍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将率既至，授单于印绶，诏令上故印绶。单于再拜受诏。译前，欲解取故印绶，单于举掖授之。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未见新印文，宜且勿与。’单于止，不肯与。请使者坐穹庐，单于欲前为寿。五威将曰‘故印绶当以时上。’单于曰‘诺。’复举掖授译。”这里的“译”，应是跟随王骏等往匈奴执行使命的来自中央“译官”的译员。

^① 王子今《“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

^②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周堪》，第3604~3605页。

王莽始建国三年(11),“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藁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这里“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的“译”,应当也是同样身份。

《汉书·地理志下》总结南洋航路的通行:“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南至“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所谓“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以及“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所说的“译长”、“译使”,都通过“译”的功用,为汉代海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西域“导译”“译道”

《史记·大宛列传》写道,“(张骞)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所谓“为发导绎”,司马贞《索隐》:“为发道驿抵康居。发道,谓发驿令人导引而至康居也。导音道。抵,至也。”对于“道驿”,张照《史记》卷一二三《考证》说“《大宛列传》‘为发导驿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导驿’二字,观后书‘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则此‘驿’亦当作‘译’。”^①

《大宛列传》又说,张骞从西域返回时,“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扞罽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所谓“导译”,应当指向导和译人,或者一身二任。《资治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朔三年”胡三省注“导者,引路之人;译者,传言之人也。”由所谓“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可知其身份应是乌孙籍人。《汉书·张骞传》言出使经历,写道“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其中“唯王使人道送我”,颜师古注“道读曰导。”《张骞传》又记载“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类同情形,又有《汉书》卷七〇《傅介子传》“出金币以示译”,《汉纪》卷一六“元凤四年”作“多出金币以示其译使”。

译道送騫，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乌孙发译道送騫”，颜师古注“道读曰导。”“发译道”的“译道”，就是《史记·大宛列传》所说的“导译”。这些“导译”或“译道”，来到了汉地，领略了汉文化的“广大”。

四、西域列国的“译长”

《汉书·西域传》介绍西域列国国情时，说到“译长”这种特殊身份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各国“王治”某城及“去阳关”若干里、“去长安”若干里等政治地理和交通地理信息可以略去，我们看到“户”“口”“胜兵”数字和职官构成。如《西域传上》：

国名	户	口	胜兵	职官
鄯善国	1570	14100	2912	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且末国	230	1610	320	辅国侯、左右将、译长各一人。
精绝国	480	3360	500	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
扞弥国	3340	20040	3540	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于阗国	3300	19030	2400	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
皮山国	500	3500	500	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君、译长各一人。
莎车国	2339	16373	3049	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备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译长四人。
疏勒国	1510	18647	2000	疏勒侯、击胡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各一人。

无论户口多少，“译长”是必须设置的。“译长”似乎总是列在职官的最低等级。又《汉书·西域传下》：

国名	户	口	胜兵	职官
姑墨国	1350	24500	4500	姑墨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温宿国	2200	8400	1500	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译长各二人。
龟兹国	6970	81317	21076	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
乌垒	110	1200	300	城都尉、译长各一人。
尉犁国	1200	9600	2000	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危须国	700	4900	2000	击胡侯、击胡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击胡君、译长各一人。

国名	户	口	胜兵	职官
焉耆国	4000	32100	6000	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
卑陆国	227	1387	422	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译长各一人。
卑陆后国	462	1137	350	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将二人。
郁立师国	190	1445	331	辅国侯、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单桓国	27	194	45	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蒲类后国	100	1070	334	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劫国	99	500	115	辅国侯、都尉、译长各一人。
山国	450	5000	1000	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
车师前国	700	6050	1865	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君、通善君、乡善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车师后国	595	4774	1890	击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民君、译长各一人。

“户”“口”“胜兵”数字可以说明部族、部族联盟和国家的规模。二十四国中，十四国户数不过数百：且末国（230），精绝国（480），皮山国（500），乌垒（110），危须国（700），卑陆国（227），卑陆后国（462），郁立师国（190），单桓国（27），蒲类后国（100），劫国（99），山国（450），车师前国（700），车师后国（595）。也就是说，很可能不足汉地较大乡户口数字的这些政权，都有“译长”设置。最极端的例子，“单桓国”只有“户二十七”，也置有“译长”。“译长”在西域诸国职官机构中，都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在尚不能排除“译长”类同于“译官”的长官，即“译人”的首领的可能。我们看到“译长一人”、“译长二人”、“译长三人”、“译长四人”的直接记述，推想“译长”之下，译员的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汉书·西域传下》言“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资治通鉴》卷三五“汉哀帝元寿二年”曰“春正月，匈奴单于及乌孙大昆弥伊秩靡皆来朝，汉以为荣。是时西域凡五十国，自译长至将相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胡三省注“译长之官，西域诸国皆有之。所以通其国之语言于中国。”按前引《汉书·西域传》记载，诸国“译长”凡三十九人，占“三百七十六人”的10.37%。总人数虽然不多，却是非常重要的官职，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据“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诸等次计十五级，最低等的“译长”所占比率之高，是引人注目的。

五、傅介子故事中的楼兰“译”

傅介子以使者身份刺杀楼兰王故事，在汉王朝与西域关系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对于后来

立功绝域者亦有榜样性的影响。^①《汉书·傅介子传》记载“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其中明确有“使译谓曰”，“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等情节。《汉纪》卷一六“元凤四年”作“多出金币以示其驛使”。“译”或误写为“驛”，已见前引凌稚隆说《史记·大宛列传》“导驛”应即“导译”。《资治通鉴》卷二三“汉昭帝元凤四年”据《汉书》，作“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太平御览》卷七七七引《汉书》写作“即出金币以示译者，译者还报王”，可知“译”就是“译者”。由所谓“译还报王”，可推知“译”的楼兰人身份。

其实，后来“介子谓王曰……”，“入帐中，屏语”，以及刺杀楼兰王后“介子告谕”“其贵人左右”等事，都应当是通过“译”进行的。“译”即“译者”很可能当傅介子等刺死楼兰王时身在现场。

六、西域诸国“给使者”“导译”的接待压力

所谓“导译”或“译道”，是作为西域诸国通过语言传译便利文化交流的必要的设置。这种专业人员主要服务于汉地来使的性质，也造成西域诸国比较沉重的压力。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鞮、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芻茭，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置离人民知其不还，皆哭而送之。至，钦则斩置离。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包括“给使者”“导译”在内的接待负担，形成西域诸国“恐不能称”的压力，竟然最终导致车师后国贵族“欲亡入匈奴”。在汉王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车师后王须置离被斩杀，其兄狐兰支将众“举国亡降匈奴”。

①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五“古今事相类”条“投笔封侯，有班超，而又有傅介子。”同样的说法又见〔明〕陈士元《名疑》卷三。《太平御览》卷六一四引《西京杂记》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学，常弃觚而叹曰‘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于散儒！’卒斩匈奴使者，还报，拜中郎将。后复斩楼王首，封仪阳侯。”〔清〕姜宸英《湛园札记》卷二“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觚而叹曰：‘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弃觚与班生投笔相类。”傅介子事迹的文化影响，又见唐人杜甫诗：“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忆昔二首》，《详注杜诗》卷一三）北宋人沈遵诗“上羞傅介子，下愧苏子卿。”（《城北别亲友》，《西溪集》卷三）南宋人汪藻诗“男儿当骑生马驹，不但词赋凌三都。愿从北地傅介子，西吞青海东元菟。”（《次韵苏养直寄黄元功》，《浮溪集》卷三〇）清人陈维崧文句“雪压贺兰，傅介子之功名萧瑟；天低汧陇，吕婆楼之才调纵横。”（《胡黄门其章先生葵锦堂集序》，《陈检讨四六》卷四）

这是“译”影响西域形势的另一种例证。

狐兰支“亡降匈奴”后，又与匈奴组成联军一同进扰西域。“狐兰支与匈奴共入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复还入匈奴。”因“导译”负担引起的连锁反应其实是相当严重的。“时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等见西域颇背叛，闻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谋劫略吏卒数百人，共杀戊己校尉刀护，遣人与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相闻。匈奴南将军二千骑入西域迎良等，良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将军所，良、带径至单于庭，人众别置零吾水上田居。单于号良、带曰乌桓都将军，留居单于所，数呼与饮食。”陈良等人叛降匈奴，导致了西域军力对比的变化。“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莽封苞为宣威公，拜为虎牙将军；封级为扬威公，拜为虎贲将军。”王莽的举措，显示北边东部汉王朝的优势地位也难以维持。而匈奴贵族对王莽的封赐竟然拒绝。“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岁，建国三年也。”

因“给使者”“导译”等接待负担致使狐兰支将众“举国亡降匈奴”的后续事变中，也可以看到“译”的活动。“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不过，这些活动与西域方向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不属于我们讨论的对象。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 灵 均

责任校对: 陈 霞

Longing for the Inland and Turning towards the Nation: the Situation and the Measures
Taken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General-Governor Offic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Yin Qing (1)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or-General Offic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3rd year of the Shengjue reign of Xuandi emperor (59BC) , the Han dynasty had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focusing on pacification policy on the base of its 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to unite the oasis city stat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upper circles and messengers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had come to the capital one after another from then on , a upsurge in communication to promote the ethnical harmony and society forward. The Governor-General Office on behalf of the Han Dynasty had enjoyed confidence and high prestige in the oasis states. Even during the Wang Mang's reign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astern Han , the Western Regions repeatedly demanded to submit to and wished the court to dispatch the Governor-General again. The famous Ban Chao and his son Ban Yong was therefore supported forcefully by the Western Regions when they were dispatched as governor-general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reunited the Western Regions finally.

Key words: Han Dynasty; Measures for controlling the frontier; national identity

“Translator” and the Ethn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Han Dynasty

Wang Zijin and Qiao Songlin (9)

Abstract “Translator” have prominent expressions in Han's fighting for the control over the Western Regions with Huns. The Translators' activ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in studying the frontier and ethnic issues of Han Dynasty.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by which Han dealt with its ethnical and foreign affairs with Hu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can also be demonstrated with this. The Translators' contribution substantiates the recordings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ranslation of China.

Key words: the Western Regions; Translator; Translation officer; Translator in Charge

Proofreading of the Stele “Eulogy of the Great Tang Governor Yang Jide”

Wu Jingshan and Zhang Hong (16)

Abstract: There are number of scholars read and copied the stele “Da Tang Dudu Yang Gong Jide Song” (Eulogy of the Great Tang Governor Yang Jide) which is valuable in studying ethn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Hexi Corridor , administrative settings in Dunhuang and appointment of governor and other officials. However , there exists mistakes in almost all the copies because both the stele has broken seriously and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stele have blurr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 to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study of the stele. In this paper the inscriptions are reconfirmed word by word and punctuated once again , as well as collated in according with the former ones.

Key words: Dunhang; Yang Yu; Yang He; Eulogy of the Great Tang Governor Yang Ji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Xinjiang Province

Guo Runtao (23)

Abstract: Before Xinjiang Province was set up , some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had already been founded in north Xinjiang after Jungar Tribe's rebellion was put down in Qianlong's reign. Balikun was the center of the east where was founded the Zhenxi Office after Anxidao was moved there from Hami. In the western center Yili was first stationed Yili General , which was , however , followed by Yili Zhili Office with its commanding officer Lishitongzhi being changed as Fumintongzhi. In rapidly expanding Urumqi , the center of the middle part , there was set up Dutong , an administrative and military range equal to Yili General , in the 38th year of Qianlong reign. In the same year , the Anxidao was changed to be Zhendidao , still more , Dihua Zhili Prefecture and its counties were also set up , indicating a more mature in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compared with other areas.

Key words: Setting up of Xinjiang province;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Urumqi Dutong; Balikun; Yili General;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

The Founding of Xinjiang Province and the Law Integration in Late Qing

Bai Jinglan (33)